

摩洛哥這個北非的回教國家。是一個男子的世界。婦女和牛馬沒有什麼分別。她甚至不準進入清真寺。男子的權威是絕對的。在凡塵和天國都是如此。

## 男人世界的摩洛哥

趙青

摩洛哥這個人的世界。他的現成的布帶。替他遮住身體。這可愛的無聲表示。拉起她粉臉。情感地喚一聲：「小咪！」

小咪却不敢看他。把粉臉埋在他的胸膛裡。細細喚一聲：「倚才！」

劉倚才滿足嘆一口氣。道：「這真

是光榮的創痕！」

(續三)

有一半在凡塵的。

在宗教方面。可謂經的意義不但往

不明顯。而且人類要得少。

先接受這個世界。仍舊讓他保留着那

一個老樣子。並試圖把它弄成一種更威嚴

的樣子。

在摩洛哥。甚至伯爾族人的迷信。

摩洛哥這個北非的回教國家。是一

個男子的世界。婦女和牛馬沒有什麼分

別。她甚至不準進入清真寺。男子的權

威是絕對的。在凡塵和天國都是如此。

余奧未闖。夜色優美。劉倚才提起散步。夜一點才回家。何小咪沒有反對。幽靜的夏夜。踏着兩側夜行人。踏着月色。他們談了許多。彼女加深了瞭解。

面對着純潔無邪的小咪。劉倚才的心忽然起了一陣的愧愧。他幾次想將真相對何小咪。但幾次說話到了嘴邊。總找不到機會。因為何小咪聽得起勁。

毫不到劉倚才有點要說。

走到一處。迎面來了個醉漢。手裏

拿着酒樽。嘴裏亂哼着歌兒。踰限而行

了。見何小咪。睜起醉眼。竟走了過來。

嘿！「哈嚙絲。那裏去？我請你喝一杯

。」

那個醉漢一面亂說亂嚷。一面動手

來拉何小咪。何小咪向旁一閃。躲在劉倚才的背後。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忘了形。也許劉倚才迫於形勢。竟然伸出手來。左右掌併用。

醉漢不敵。提起酒樽就迎頭打下。劉

倚才舉手一格。酒樽破了。劉倚才的左

眼。捲起拳頭。撲過來要打劉倚才。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護花有責。劉倚才才追

要動手。一就把醉漢推開。醉漢倒退兩

步。差點立足不穩。惱羞成怒。睜大雙

眼。捲起拳頭。撲過來要打劉倚才。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忘了形。也許劉倚才迫

於形勢。竟然伸出手來。左右掌併用。

醉漢不敵。提起酒樽就迎頭打下。劉

倚才舉手一格。酒樽破了。劉倚才的左

眼。捲起拳頭。撲過來要打劉倚才。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護花有責。劉倚才才追

要動手。一就把醉漢推開。醉漢倒退兩

步。差點立足不穩。惱羞成怒。睜大雙

眼。捲起拳頭。撲過來要打劉倚才。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忘了形。也許劉倚才迫

於形勢。竟然伸出手來。左右掌併用。

醉漢不敵。提起酒樽就迎頭打下。劉

倚才舉手一格。酒樽破了。劉倚才的左

眼。捲起拳頭。撲過來要打劉倚才。

劉倚才背後。

也許劉倚才忘了形。也許劉倚才迫